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義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九

元 朱公遷 撰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葢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如昊天有成命執競噫嘻之類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魯頌次周諸侯不可先天子也商頌次魯先代不可先時君也

商頌五篇蓋亡失而僅存者夫子取之以備一代之樂歌耳凡五卷輯錄通釋曰雅頌無諸國別原以十篇為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為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為四之四商頌五篇為四之五通為五卷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輯錄雅不言周而頌獨言周者以別商魯頌也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子禮反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斁同於人斯

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廟有門堂寢室墻宇四周其深遠清

靜可知輯錄箋云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見立宮室象貌之耳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助祭諸臣皆有顯明之德故以顯相言肅雝即顯德也濟濟衆也多士與音預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布武而行則大而疾見其敏於事也承尊奉也謂見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音潮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輯錄呂東萊曰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諸侯也率之以祀文王者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是也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執守也執行者執持

以行之也葢和則不勉敬則不怠秉德則法文王而躬行之也○此亦互文見義爾非謂顯相不能昭面盎背可知然此亦互文見義爾非謂顯相不能秉文王之德多士不能盡和敬之道也

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主神主也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以行即謂此也文王既沒其神在天其主在廟隨寓而著無往不然在廟之臣内而存對越之心外而盡奔走之道無非所以事文王也

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如此二字是接上文而言觀其肅雝秉德而見文王之德昭著於人心是其顯也觀其對越駿奔而見文王之德使人尊奉之是其承也○文王之德不可名言但觀奉祭之臣如此而其德自然可見苟德不極其盛則肅雝秉德對越駿奔未必皆然是人心之所萃即盛德之所致也

清廟一章八句增釋許氏曰秉文之德總承上二句其助祭能敬和明顯之諸侯及濟濟之多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對越在天内敬也駿奔走在廟外恭也其心足以對在天之神則方可以盡駿奔之職其助祭之臣且如是則主祭之君可知文王之德化於後世如此則無射於人可知矣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烝冬祭名當時成王在洛邑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禮也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騂牛者用特牲也清廟祭文王載見祭武王皆因諸侯来見而率以祭也豈載見之時與此同時乎

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歌詩

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在堂上故曰升歌中嘗見文王者愀音悄然如復去聲見文王焉言聲音詞氣之感人如此輯錄愀容色變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活又如字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遺猶餘也未盡音之極故有餘音太盛則止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之使染而朱其色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疏通也音節舒徐以象其德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輯錄陳氏曰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

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漢因秦樂乾音干豆上輯錄杜氏通典注乾豆脯羞之屬上時掌反奏登歌登歌亦取升歌之意獨上歌此亦倣一倡之意也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則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則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云云猶古清廟之樂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之既享也出漢禮樂志

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於同上乎音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輯録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賛文王之德之盛也文王之德難於形容故舉天道以配之天道本来無二無雜純有不必言者故但言其不已則純自見人心之徳有純有不純惟文王之徳純乎天理故以純稱純則自然不已也穆與顯對互言之耳其實天道之流行賦予者非不顯著文王之徳仁義禮知之藴未嘗不深且逺也但詩意正欲法乎文王故以不顯歸之純徳見其明著而可法猶大雅文王末章之意耳　子思子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惟其一於理所以無不純惟其無不純所以無或已此天之所以為天而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文王之所以與天合德也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無二無雜全體也無間斷先後不息也惟其全體所以不息

假春秋傳作何以溢春秋傳作恤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大順者順之之極無一毫拂戾之意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受之即服膺勿失之之意蓋存之之謂也存之而弗忘則行之而弗悖矣道者純德之見於行事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謂之篤厚之則存之尤弗忘行者也

之愈弗悖矣○此則嗣王有望於文王之意謂自今至於後来皆欲法其不已之德夫文王之德如此而我末之能者正當憫恤之也故顧有以昭示於感格之際使神會而心得之庶幾我法之於今曾孫法之於後也輯録上配天道於無窮下及子孫亦無窮𤼵順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惟其德之不

已故其福澤之及於後人者亦不已凡神之所以恤我我之所以受之者皆其德之不已者為之也我既有以受之則必有以順之順之而不違則已既與文王一矣後人又篤厚之而不忘則後人又與已為一矣曰駿惠曰篤皆自其不已者而推言之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輯錄嚴氏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典以

典禮言而祭祀之典在其中清而明之則討論宣布而文王之典益以著矣清明之功時時繼續之是則所謂緝熙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周之祀典自文王創始循用至於今日而成一代之規儀文制度煥然可述與國咸休非禎祥而何此清明緝熙之所致然此詩疑有闕文焉也

維清一章五句前二篇是頌文王之德此篇是頌文王之典

烈文辟音璧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烈文辟公言有武有文之諸侯也王氏曰為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其在此時與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此一節歸德於諸侯之詞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封者封培之義猶所謂貨財生殖也靡汰侈也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不封不靡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

大之也序者君位相傳之次序○此一節期望而欲報稱之詞諸侯能制節謹度則天子已當尊崇之又且念此錫福大功而又將愈益尊崇其子孫也爾既使我子孫保之我不使爾繼序皇之乎輯錄解頤曰烈文美其德也錫福美其功也無封靡所以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錫福之功王者報功而有以及其後嗣此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乎音呼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四方訓之其化行也百辟刑之其法著也皆盛德自然之效感孚而無間故思

慕而無窮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此一節言不特無封靡而已盡人道明明德又當進而取法於先王也先王之德如此故人不能忘諸侯能以先王為法則人亦不能忘之矣若德不極其盛則人終有忘之之時崇之皇之戒替於久也此所謂戒飭而勸勉之也

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輯錄不顯中庸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篤恭言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也篤恭而天下平所謂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也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中庸之意但謂聖人德盛而人自化之據此一時而言爾如大學所云則有盛德必有善治德業垂於後世恩

澤流於無窮人自思之不能忘也輯錄朱子曰於乎歎詞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岨矣岐（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絶句）有夷之行（叶戶郎反）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治荒謂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康安也岨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作屏修平之類是荒之作之之功也至柞棫拔矣行道兌矣而致昆夷之駾喙則安之之功又可見矣）於是

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天作岐山可為興王之地大王承天而創業文王繼世而成功治險為夷如此其難可不世世保守之乎上對天作曰荒下對康之曰作荒即作也既能因天所作而作之又能傳及文王使安之貽謀遠矣永永無斁斯可耳○周之先公稱后稷公劉先王稱太王王季然大作祀太王思文祀后稷而公劉王季無其詩豈篤前烈視克配彼天者不同勤王家比伻基王迹者有間歟抑夫子正樂於殘缺之餘木有是詩而亡之也然公劉之厚民王季之受祿施孫子雅頌正可互見其為有德之宗信矣

天作一章七句詩意首尾主岐山言之故知為祀大王之詩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烏緝熈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宥則有容而萬理不遺密則有守而萬機不亂積德以基命者此其要也於歎詞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文武所受之命非成王基之則殆矣故以為頌

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定者一定而不易之謂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

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不宏深則狹而淺不靜密則躁而浮密之不廣蓄之不固雖欲不敢康亦於何者用力乎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文昭武烈之在天下著矣然不緝則間不熙則昧少不緝熙則是不盡其心也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保其所受之命乃朱子推衍詩人本意以結二后受之之語○此詩要旨在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二句不敢康無逸也夙夜基命宥密即其存心無逸而且得其道也緝熙單厥心則指其不敢康夙夜宥密而贊之耳蓋宥密是其用功處夙夜是其用功無間處觀其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如此則緝熙單厥心可知矣非其靖之則今日之效驗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

文昭定武烈者也昭烈皆光明之義文武之功德皆顯然故以昭烈言之輯錄毛氏曰古響字作向晉大夫羊舌肹字叔向左傳香兩切蓋取肹向響布之義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小序以為郊祀天地之詩故集傳引此以證其誤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由之

賦也將奉享獻奉而進之曰將奠而獻之曰享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

在左而神在右矣○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輯錄解頤曰將曰我將則所以將而奉之者必躬必親也享曰我享則所以享而獻之者必敬必戒也羊曰維羊牛曰維牛謂於羊牛之外不敢有加物也此貴誠之義也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不敢必者尊之至也蓋有儆俾萬一之意焉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享叶虛良反之

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

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儀式刑者取法於文王不一而足也曰靖四方者安靖四方之志無日而或忘也此不特以右享期之而且先以錫福望之矣是則親之之甚也故用既字對上文其字以見事帝事親之别輯録解順曰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决所以疑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决者親之而可必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此自上一節言之蓋文王即天也文王既右享之則天亦右享之矣故曰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

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輔氏曰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者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久此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也愚謂此又見事帝事親同一畏敬之心如此蓋明堂本是親親之禮親親意勝則近乎褻故頌歌之際不曰帝而曰天始不敢必而終復畏其威也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輔氏曰明堂以父配天固也但周公制禮若在

武王之時則文王為父矣在成王之時則文王又其祖也然則周世世皆當以文王配繼周而王者世世皆當以有功者配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與圜同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器用陶匏無文采取其質也犢小未知牝牡之情取其純也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天道至大見其可尊而已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輯錄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

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帝則人之屬可親者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輯錄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尊尊者敬之道也親親者愛之道也敬而能愛則意之委曲皆盡矣故曰周道備矣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

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無聲無臭不容贊也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天與文王一而已但一穆一顯則法天不如法文王之為切一尊一親則畏文王不如畏天之為甚立言之不同者此故也○已上三條程子則言郊用冬至明堂用季秋者其故如此陳氏則言郊以后稷配明堂以文王配者其故如此呂氏則詳說此詩之義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語出周禮秋官大行人殷衆也與殷覜殷同之義同蓋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也輯録輔氏曰殷即衆也覜即見也柴望祭告諸侯畢朝音潮輯録舜典蔡氏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周官云諸侯各朝于方岳○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十必有二年乃一巡守不先時而數不後時而慢且必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所謂時巡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巡守之禮所以浹和神人而盡天子之職也是以有望於天之子我必以時者事天之至不敢必者畏天之至

實右序有周溥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震動疊慄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

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溥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

不震慄又能懷柔百神輯錄曹氏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巡守所至百神皆祭焉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

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上一節其字與此一節實字允字相對蓋始不敢必

其然而終則信其果然也君者人神之主人神服從則信乎天右序之而君天下無疑矣子我之意可驗

於此輯録嚴氏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于諸侯薄警動之而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岳之下懷百神祀河岳其人神之受職非人所能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古刀反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戢聚櫜韜輯録疏櫜弓衣一名韜故納弓於衣謂韜弓肆陳也夏中國也

○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輯録李迂仲曰孟子載巡守之事入其彊而慶讓行王制言不順不敬有黜地削爵之罰有功德於民者有加地進律之賞凡此皆所以披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所謂式序在位也又

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徳以布陳于中國

懿徳者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類皆是也懿徳雖人所固有然不講求則不明不布陳則不著此王者所以盡君師之道也

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

山川百神禮之而已諸侯来朝則必有以教告之故賞善罰惡以示勸懲偃武修文以圖寧謐使百辟畏威而懷徳天下去危而就安則天命之固可必矣保上天子我之意當如此○曰實右序有周則信乎天之右序我也曰允王維后則信乎我之得天而為天下主也曰允王保之則信乎我之能保天命也以天自信則天猶在彼以保天命自信則天命在我矣

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輯録國語注云夏樂章之名

時邁一章十五句

增釋許氏曰巡狩諸國出以時動以禮昊天其必子愛我矣天之實右序有周何以見之巡以警諸侯則諸侯震懼而畢朝巡以祀鬼神而鬼神感格以致享若是則天實右序之而王信為天下之君矣又言我周之德昭明燭下無隱慶讓黜陟式序在位皆得其當故戒征伐而不用敷德教于中國若是則王信能保守天命而無失矣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朝會之事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望祭之事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偃武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修文也

春秋傳曰宣公十二年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公之頌出周語則此

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索隱曰周公諡曰周文公○輯錄黄實夫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来世也康成狀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武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外傳又曰出魯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

夏之三也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驁夏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此即所謂九夏也昭音韶齊音齋驁音敖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二說不同備參攷耳輯錄叔玉云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樊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于周之多也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剛健而加

悠久乃能成莫大之功武王承肅將之志十三年始一怒而安天下養勇非一日宜其功烈之無競矣

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明德如此宜乎

上帝使居尊位矣亦字之義似輕而實重○先王有非常之功後王有可尊之德聖賢雖不同而創業守

成皆可頌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覲反其明叶謨郎反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此則指言其不顯之

實也繼明以照四方如此於先王何愧乎功德足相稱則祭祀可相配矣武王功烈不待形容成康顯德則有不容不言者故又特致詳如此

鐘鼓喤喤華彭反叶胡光反磬筦音管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此以下言今日致祭之事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猒也樂者

格神之具神來格則降之福矣敬者受福之本敬以受福則福之降又無窮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祭三王無共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借曰文世室無詩則夫子正樂於殘缺之餘但因所存者存之耳輯錄按中庸或問云如諸儒之說至共王時立武世室如劉歆之說至孝王時立武世室朱子亦以劉歆之說為然則是自昭王以下歷穆共懿孝四王而始有武世室也此或國語說見前篇如呂叔玉解國語則執競即樊遏而為周未然

公所作矣然呂說未可深信朱子引之亦特備一說耳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叶日逼反）無此疆爾界（叶訖力反）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此所謂文乃謚法經天緯地之文也）立粒通（書曰烝民乃粒與此義同）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

中國也此疆爾界是即中國而言之謂由是而彝倫可叙於天下也舉中國則四海之內皆在其中矣○立我烝民已見德之至而舊穀既沒新穀未升之時又貽之來牟以續食蓋帝命以此徧養天下之民而稷能代天以養民也民生足食自有恒心稼穡既已徧養乎天下彝倫斯可徧叙於中國是其立生民之命開教化之源文德之至而真可配天者于是見之矣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增釋吳師道曰天之於民育之以全其生教之以全其性而天所以命聖人者以此也聖人所以配天者亦以此也文者總言后稷之德莫匪爾極以全民之生者言陳常于時夏以全民之性者言也粒我者稷也命之者帝也後言陳常者富而教之也

國語說見時邁篇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

賦也嗟嗟重平聲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此一節總戒百官之詞百官皆有法守而皆宜敬守之教民稼穡尤有一定之法則又人人皆所當知也

嗟嗟保介維莫音慕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耻反乃錢子淺反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説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鄭氏云保介車右也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曰保介副也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於皇嘆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甸治也謂凡治

田之人也庤具錢銚音挑剗削之器鎛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鐮也艾穫也○此乃言所戒之事此一節專戒農官之詞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新田用功最多故特問之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夏麥者秋稼之占故舉彼以明此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新畬既受豐年則舊治之田可知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始終皆以新畬言而舊治之田在其中○既為農官當知農時及時用功當先其所難治者來年可為續食之計而西成又為卒歲之謀彼可以受厥明於將然則此新畬之康年可知其必然天

睍之足徵如此得不盡人力以待有秋乎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擬)

賦也噫嘻亦歎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二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此本鄭說有誤字孔氏云當作三十三里又餘百步百步者三分里之一也今按一里三夫十里三十夫三十里則九十夫又三里

則九夫又三分里之一則一夫合為百夫縱橫皆百夫則萬夫也耦二人竝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輯錄出湯誓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成王戒命之詞今日又以戒之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農人各有其田而各以其力耕之但爾為農官則田即爾之田而耕即爾之事也萬人為耦而竝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句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輯錄見周禮地官其職以萬夫為界

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昭格爾為農事也發爾私則欲地利無不盡也服爾耕則欲人力無不齊也成王昭假於昔嗣王申戒於今周家重農事可謂以世繼世矣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噫嘻一章八句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於頌蓋頌體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戒農官歟況或以此為豳頌則其列於頌也尤宜矣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輯錄王氏曰辟雍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

故曰西雍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天子祭宗廟則歸之膰杞宋來弔喪則拜以謝所謂作賔王家是也輯錄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脩整亦如鷺之潔白也親之曰我尊之曰客愛敬無至以其先代之後也而德容如此則又有可愛敬之實此即可喜之物以美可喜之人二者非其類而若相類也或曰興也以可喜之物興可喜之人謂之興體亦可

在彼無惡烏路反在此無斁叶丁故反庶幾夙夜叶羊茹反以永終

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無惡之者言皆愛之也無厭之者言皆敬之也在彼在此互言之以見無不愛敬之也蓋非德孚於人而無間者不能及此也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庶幾者望之之詞也先代之後又有德容之美而我誠愛敬之則既有若此之令名矣又顧其德容之美常然而隨處得人愛敬之庶幾以日繼日而長保此令名也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歉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

至也崇德者我尊崇其先聖王之德也象賢者我以其象先聖王之賢也崇其德象其賢而使之奉其先王之祭祀焉○如陳氏說則有彼此相愛敬之意輯錄通釋曰所引陳說在彼無惡之意與上文傅意微異故朱子初解舊本、於此說之下有亦通二字

振鷺一章八句上一節美之也下一節祝之也喜幸之餘而致願望之意也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咨履反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

至億曰秭烝進畀予音與洽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於宗廟之樂歌改本作報賽田事之樂歌輔氏以初本為是趙氏以改本為是經文只言烝畀祖妣未嘗如甫田有以社以方以御田祖等語則似難捨經文而用小序之說也不知改本何以又用小序且其說又有序誤二字尤為可疑但今不敢質言特備兩說以俟明者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從初本則自酒醴以至粢盛以及內羞黍稷之類所謂百禮也禮無不備則祖妣之降福將甚徧矣若從改本則天地山川鬼神不一祭祀之禮亦不一隨處而得豐年之用則將隨事而受豐年之福所以降福甚徧者莫

非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致也〇集傳初本無收入之多以下數句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庭廟庭也輯錄鄭氏曰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瞍瞭三百人相之〇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鄭氏曰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輯錄濮氏曰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于祖廟此工歌也兩句總序其事也

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音桃磬柷尺叔反圉魚女

反既備乃奏叶音祖簫管備舉以上叶瞽字

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輯錄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陳氏曰殷人於簨之上施崇牙以挂鐘磬周人則又於簨上畫繒為翣戴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於簨之角焉應小鞞輯錄鞞裨也裨助鼓節也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朄音引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置鼓於趺上曰足鼓為楹貫鼓而樹之曰楹鼓植虡栒縣而擊之曰縣鼓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輯錄方二尺四

寸深一尺八寸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挏之挏音動撞之令平聲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為鉏鋙刻者二十有七也以木長尺擽之擽音歷捎也掠也輯錄書疏云擽即戛也以止樂者也輯錄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聲之所出以虛為本控以空然後可擊及其止則歸實焉故敔為伏虎之形則實而已控苦江反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篴即笛字併兩而吹之者也此皆堂下之樂也鼓以主乎衆音磬以收乎衆音柷以起樂圉以止樂既皆言之而又曰借乃奏又至於簫管之細亦備舉焉則餘不言者在其中矣

喤喤音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上叶庭字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闋苦穴反樂之一終也如簫韶九成之成楚辭觀者憺兮忘歸即永觀厥成之意肅齊也嚴肅所謂皦如是也不齊則亂故以肅言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輯錄益稷蔡氏曰虞賓丹朱也蓋尤以是為盛耳樂以導和者也然先代之後有興亡之感其和最為難至今也我客永觀之則其心之和可知矣輯錄通釋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為盛也觧頤曰樂聲喤喤而和鳴故先祖是聽幽

有以感乎神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作樂有其人樂作備其器故聲音極和而神人無不和此一詩之大旨也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叶于軌反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猗與歎詞潛槮音滲也蓋積柴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鰷白鰷也輯錄鱣鮪見衛碩人鱨鰋見小雅魚麗鯉見陳衡門埤雅鰷形狹而長若鰷性浮似鱨而白月令季冬

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鄭氏曰冬魚性定春鮪始來故此時薦之輯錄孔氏曰冬月既于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則衆寒魚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與公叶篇內同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輯錄朱子曰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此武王祭

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輔氏曰不和則有勉强之心不敬則有怠惰之意愚謂来雝雝至肅肅者互言以見和敬之無盡也和敬無盡則嚴而泰和而節禮有全體而德容無所病矣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輔氏曰此形容其一時致祭之氣象也愚按穆穆訓深遠則有儼而静之意盖駿奔走執豆籩皆有其人王無為也見其容貌氣象如此而已是則有助祭者之肅雝然後有主祭者之穆穆也盖欲歸功于助祭之諸侯故其詞如此

於音烏薦廣牡相同上予肆祀叶養里反假古雅反哉皇考叶音口綏予孝子叶奬里反

於歎詞廣牡大牲也 䋣録王氏曰碩大肥腯之謂也 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必賴諸侯助祭然後可以格神明而安孝子也此當神未降時故曰庶其享之則知主祭者致望之之詞如此對辟公言則曰天子對皇考言則曰孝子語意各有所主故不同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 叶鐵因反 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 至此則既右享之洋洋如在故

極其形容以贊美之宣哲則盡人之道輔氏曰人惟萬物之靈故通知則盡人之道愚謂通則無所窒知則無所蔽是聰明睿知人道之盡也文武則備君之德文經邦武定亂能文能武人君之德備矣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輔氏曰人道立則天道成故能安人則安及於天也而克昌其後嗣也燕及皇天而天眷之故其效如此○宣哲文武皆德也聖德盛則治功大治功大則福澤深理固然耳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夏商之君不諱名如此啓與太甲之類皆名也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輯錄李迂仲曰周人

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綏我眉壽叶殖酉反介以繁祉既右音又烈考叶音口亦右文母叶滿彼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見太祝我將既右享之亦是此意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

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安之以壽助之以福康强逢吉天下乂安故祭祀之禮無遺典此克昌厥後而致然也

雝一章十六句此詩凡四節前兩節歸重於諸侯助祭之功後兩節歸重於文王有德之福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輯錄樂師注學士國子也說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載見賢遍反下同辟音壁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於良反

鞗音條革有鶬七羊反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法度足以朝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鶬皆聲和也鞗革見蓼蕭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禀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盛其車服者重王事顯君賜也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叶虛良反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

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輯錄通釋曰后稷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清廟祭文王載見祭武王皆因朝諸侯而率以祭也諸侯來朝供常職耳而受朝之君慨然有感於先王故率之以供祭是因其載見辟王所以率見昭考也○言祀事之行非徒以合人心之和正所以一人心之敬也是則一代之典章寓焉諸侯因朝覲而求遵守之規王者因致祭而示忠敬之意此詩意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後五反烈文辟公綏以多

福俾緝熙于純嘏叶古音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永言保之只是長有之意以介眉壽則長有多祐矣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綏以多福即介眉壽而保多祐者是已緝熙于純嘏則明融高朗又以漸進而氣象尤為極盛矣意謂祭祀而得長有其福是皆諸侯所錫之福使我因此福而馴致乎大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因諸侯來朝而使之助祭因諸侯助祭而得以受福大抵宗廟祭祀每以諸侯助祭為重觀此及清廟雝詩可見夫使王靈不振諸侯偃强不朝欲其有助祭之事也得乎宜其以自頌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諸侯載見天子則因其入覲而有儀天子率見先王則賴其助祭而受福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叶滿補反有萋有且七序反敦都回反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　輯錄曹氏曰微蓋商圻內國名子爵也　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　輯錄孔氏曰客止一人而重言之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也　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　輯錄蔡氏曰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代之法也　萋且未

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去聲行者也〇此微子来見去聲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先代之後禮物不與時王同作賓王家文獻有足徵也而又敬慎威儀選擇從者其来之不茍如此則所以尊時王重祀事者至矣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立反以縶其馬同上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宿宿者宿而又宿信信者信而又信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無處不盡安之之道無事不為留之之計所謂安而留之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易者不難之義但訓大則於義尤切蓋大福與淫威語勢相對此一節言其留之也時王之恩禮所謂福也爾有非常之威儀則此有非常之寵遇何以不屑而去之乎

有客一章十二句萋且敦琢以見祖廟敬也尊之之詞不一而足留之之意又不一而足敬愛之無備也有客一詩既足以見微子之賢尤足以見周家之厚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音指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以不殺為武斯為武之大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允文者言其實有此文德也武王之功無與為比然豈無所受哉以實有文德之文王而將天威則能用不殺之武開其後矣武王承父之志故舉兵誅討其餘不戮一人而功業遂於大定斯正以實有之文德而成不殺之武功也輔氏謂父子一心文武一道其說當矣李氏曰武謚在於止殺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說見宣公十二年　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輯錄明堂位注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着衮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當是周公作于成王之時說見桓詩○天作頌太王而下及文王武頌武王而上及文王蓋太王之功非文王無以底于成武王之功非文王無以肇其始此可以見文王功德為

最盛也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徂候反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於音烏乎音呼皇考叶祛候反永世克孝叶呼候反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輯錄輔氏曰閔字與下疚字相應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

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

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此釋煢煢在疚之意葢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此發免喪朝廟之意就者追而及之大化之本則以孝道言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叶去聲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墻見堯於羮也見後漢李固傳

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大招篇本作三公穆穆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匡衡疏曰成王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歸之二后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師古曰此言成王常念文武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也今按師古解匡衡之說亦略與詩意不同故朱子加一若字

於乎二字同上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敬則無間斷故能思之不忘()武王所以永世克孝者以其盡

孝思之誠也成王敬以承之繼文武之序而思之亦欲如武王之念文王也敬以夙夜而思不忘亦欲如武王之永世克孝也免喪朝廟之際其心慨然欲不重歎之不可得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烏乎音呼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輯錄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輯錄王氏曰保安則無危亡之憂明顯則無昏塞之患○成王既朝音潮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沚政之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强上聲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政之而不可及就之而不可合武王之道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遠矣所謂化不可為者此也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成王咨訪羣臣以率武王之道再三致其仰望弗逮之詞而所以率之者惟在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而已外而在庭內而在家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於此紹之則尚賴皇考之休而有以保明其身矣保其身而使之安明其身而使之顯則武王之道跂之而或可及就之而或可合家之難或可以勝也此則成王之志也○增釋許氏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保明其身欲賴武王助其修身也成王之學有本末先後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夷反命不易以豉反哉叶奬黎反無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津之反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天以主宰言命以其所福祚言其實一而已輯錄嚴氏曰禍福不爽予奪無常李迂仲曰善則福之淫則禍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之道蓋顯矣故其命靡常所以為不易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聦明明畏輯錄注見大雅文王小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陟降厥士無事不然日監在茲無時不然不可以不敬也天有顯道故其命難保觀天道降監之妙不遠而甚邇如此則其顯

且不易者信然而當重加畏天之功矣○大雅板之末章與此詩相似但此則敬于未怒未變之時彼則敬於既怒既變之後顯思不易其怒且變者正不難耳

維予小子叶奬里反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謨郎反佛符弗反又音弼時仔音兹肩示我顯德行下孟反叶户郎反

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為荅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及者及於聰敬之地○聰與不聰係於學不聰則窒於物而不能敬必日新又新緝熙不已然後可以漸去其窒而馴至于光明光明即是聰而聰則無不敬也但功夫至此寔為難明非羣臣輔助而示以顯德行則光明不可至蓋以爾昭昭使我昭昭乃可期于有成也夫羣臣進戒欲成王之敬天成王求助惟欲持敬以敬天能敬乎天則天雖顯而命可保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輯錄陳定宇曰戒王以天之當敬者臣之忠也答羣臣以未能敬者君之謙也憂其未能敬而內為學於己外求助於臣是即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造于光明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為敬天孰大于是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反)蜂自求辛螫(施隻反)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乃旦反)予又集于蓼(音了)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愼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輯錄陸氏曰說苑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其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故一名襪雀化軛為鵰埤雅曰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蓼辛苦之物也○此亦

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荓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有所懲于前故有所謹于後有所悔于己故有所賴于人德慧術智恒存乎疢疾信哉輔氏曰此詩悔之極反之至憂之深慮之遠求助之意雖不言而可見矣

小毖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

患無由至矣閔予小子之思念文武訪落之尋法武王敬之勉於學問以敬天小毖懲其往事以謹患而皆有皇皇不及之意焉四篇蓋一時詩也

載芟載柞側百反叶疾各反其耕澤澤音釋叶徒洛反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輯錄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注含實曰繩芟其繩則不成熟矣繩音孕澤澤解音蟹散也凍塗釋土膏動故解散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音真

耘去苗間草也輯錄謝氏曰去其根荄稊稗之類隰為田之處也畛

田畔也以上四句自墾辟耕治以至耘苗為一節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他感反其饁于輒反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與以叶有略其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委反

主家長上聲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上聲任平聲甿氓同者也注云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愚按如此則受餘力之田者以其人强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也故曰彊予謂之任甿者言以此輩供農民之用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音閑民轉移執事者太宰云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注云無事業也

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

喩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去聲也輯錄嚴氏曰夫耕婦饁雖然相愛見治世之氣象焉略利俶始載事也此又覆言耕治之時然將言耕治而先以主伯亞旅彊以具言之見東作事殷農人輩作如此而人力齊天倫和于耜舉趾及時事事于此數語可見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此播種以至萌芽之時

驛驛其達叶佗悅反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此生出之時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此長未齊之時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驕反緜緜詳密也麃耘也此已盛當耘之時○此十四句又自耕田播種苗生苗長以及耘苗為一節

載穫濟濟子禮反有實其積子賜反叶上聲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去聲也此言豐年之利足以供祭

祀者如此

有飶蘭即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輯錄胡氏曰楚辭云桂酒椒漿古人以椒釀酒以扶高年養疾病疏謚法保民耆艾曰胡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豐盈氣象在于養賢有賢而無以養之則國不可以為國矣以共養去聲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酒食所以養老者之體也○此言豐年之利足以尊賢養老者又如此而連上文十句為一節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音經振古如茲無韻未詳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此三句自為一節耕耘收穫稼穡之事也蓄積之厚用度之周豐年之慶也三句又因此時此處之所有而推言普天之下自古以來無不有蓋極其頌美之詞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下篇放此初本無其用應亦不殊一句改本無下篇放此一句今按無上句則不足以定此詩之用無下句則不足以定後篇之用必合二本而兩存之

則或祭宗廟或報田祖先農方社而三詩所用無不同矣

畟畟楚側反良耜叶養里反俶尺叔反載南畝叶蒲委反

賦也畟畟嚴利也嚴利者嚴整而銛利也此耕治之事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

說見前篇此播種之事

或來瞻女音汝載筐及筥其饟式亮反伊黍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饁饁耘者也筐筥饟具也此以下八句耘耔之事輯錄饟與餉同自家之野謂之餉謝氏曰其餉則以黍炊飯也

其笠伊糾（叶其了反）其鎛（音博）斯趙（直了反）以薅（呼毛反）荼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棘芒為刺刺猶利也）薅去（上聲）也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盧達反）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

荼蓼朽止黍稷茂（叶莫口反）止

毒草朽則土熱而苗盛

穫之挃挃（珍栗反）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

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輯錄見地官大司徒比毗志反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輩作者同輩共作也一族如此每族皆然可知此以下皆收穫以後事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民富而安天下之福也豐年之所賜者如此輯錄謝氏曰農夫終歲勤動婦子有饁畝之勞不得安逆今農功已畢皆得閒暇農夫之心安婦子之心亦安也

殺時犉如純反牡有捄音求其角叶盧谷反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無韻

未詳

黄牛黑脣曰犉小序以此詩爲秋報社稷之詩孔疏社稷用黝牛當以黑而社爲土神又當以黄故用黄牛黑脣之犉愚謂此詩若從朱子初本以爲宗廟樂歌則周人用騂牡亦黄曰騂黄騂曰黄犉者騂之近色也詩人特捄曲貌續謂續先祖以變其文如此耳亦可通矣

奉祭祀耳先祖當奉祭祀矣我奉祭祀以續先祖之事耕耘收穫而得有年斂藏蓄積以安衆志家給人足本固邦寧所願遂矣祭祀可廢先人之禮乎以似以續宜其汲汲然而不敢緩也此良耜一詩之大旨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載芟良耜皆頌農功而已然農功之有成即神貺之

所在也若為宗廟樂歌則豐年載芟𦘢畀祖妣良耜續古之人詩人之意尤為明白而易見

周禮籥章凡國祭蜡則擊土鼓歈豳頌以息老物王氏以為亡之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頌者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其紑孚浮反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反鼎及鼒叶津之反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不吳音話不敖音傲

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紑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大夫以上戴冕士則爵弁而已輯錄疏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也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門側之堂謂之塾疏云廟門外西夾室之堂基也按圖門之中間為正門左右兩間各為內外塾外塾南向內塾北向塾前之地為基此蓋門內西塾前之基地即堂下之南隅與西階相直處也鼐大鼎鼒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頌無飲酒之詩而儀禮特牲祭之前夕宗人視濯視牲厥明乃祭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宗

人即前視濯視牲者此諸侯士之祭也豈天子宗廟之祭則以烈文獻顯相以絲衣獻視濯視牲者與此若可以類推矣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絲衣紑然爵弁俅然此齊明盛服之謂也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祭祀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籩豆鉶在東房凡席兩敦在西堂蓋升自西階至東序入東房乃及西堂也降往於基告濯具此則降自西階至西階之南方東北面以濯具告主人也蓋此時主人在阼階下東北上故東北面而告之壺及籩豆之類告濯凡席不洗者告具而已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牲在門外故反告之反者復其故處也充猶肥也已句乃舉鼎冪音覓告潔鼎亦在門外鼎正當門居牲北牲居鼎南少近西禮之次也行禮有其序如此又能謹其威

儀不諠譁不怠傲飲酒有其禮如此故能得壽考之福此則其交也○向之視濯視牲今之獻酬飲酒始終一於禮而無違其享遐福必然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紑俅牛觩柔休並叶基韻或基鼒並叶紑韻

於音烏鑠式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熈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王之造叶沮候反載用有嗣叶音祠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循順也順此時勢也語倒）熈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天命方新王業昌盛光輝赫奕有不可揜）

（此純光之時也）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武王之師盛矣然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見以武功之成如此我既受此成功矣一有用武而繼其事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必以其時如武王耳輔氏曰後王之用武也不先時而動）

不後時而靡是則能師武王矣

酌一章八句 此篇重在時字○武頌止殺酌頌適時蓋窮兵黷武不足以為武違天悖時不足以成功可謂頌所當頌矣

酌即勺也内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般音盤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武宿夜大武别名禮記云舞莫重於武宿夜注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止宿夜士卒皆懽樂歌舞以待旦故名輯録嚴氏曰酌其時措之宜也姑存之

綏萬邦屢力注反豐年天命匪解佳賣反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閒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輯錄見老子儉武篇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武王在天子位凡十七年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輯錄左傳僖公十九年甯莊子云是也武王用兵之効如此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桓桓有不息之意猶曰執競云耳保有其士保有者信之專任之久也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綏萬邦者會朝清明萬姓悅服之日也定

厥家則國勢確乎不拔建其德上昭于天也間字之官位事而致垂拱之治矣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則德益顯位益固矣武王用賢之效又如此此亦頌武王之功綏萬邦屢豐年征伐之當天心可驗矣然天又不惟應以豐年而遂止也所以眷之者不已使其任賢亦不已用以經營天下大定乃致武王之德益昭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也詩意本謂武王于代商之後不以休祥而替用賢之心故其效驗之餘又得效驗如此耳而必本諸匪解之命者以見聖人之所為莫非天也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

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朱子謂今之篇次已失其舊則似以左傳之說為是又舉武王二字言其誤則又以左傳之說為非大抵左氏多不可信朱子引之特借一說耳武桓二詩皆然則序以為講武類禡馬嫁反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與維清天作武酌桓及昊天有成命六詩同一類正所謂以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音烏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嘆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也上繹思指言其所事之可繹思者下繹思是欲其繹思之也○此頌文王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諸本王字作武字誤蓋首句是頌文王之功其下五句則言今日大封功臣之意朱子不取左傳之說故下文以其子孫三字貼我字特泛指當時大封之君而言于武王無與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尺寸之地皆文王功德而可繹思之實也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

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文王功德我當受之今乃以其功德敷布於人者正以圖謀治功爾然則爾諸侯既受今日之恩其可忘哉我受艱難之業行封賞惟欲安定乎天下爾受賚予之命為諸侯尤當思念乎文王也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桓詩有武王字以為大武之六章猶可此詩無武王字而以為大武之三章則未必然也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

敷天之下裒（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墮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墮山喬嶽即高山而疊言之耳山言墮嶽言喬則山之高者至此極矣）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善多也）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翕收斂也允猶翕河猶言泛河水之安流也）裒聚也對荅也○言美哉此周也（亦自歌者而頌之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墮山喬嶽指一處言允猶翕河則四嶽皆徧矣言此以見嶽瀆具徧而勞之甚也）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

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荅其意耳時周之命義見

上篇故傳不重釋○巡行祭告朝覲諸侯涉險與遠非徒然也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天下之人心仰望如此得不有以荅之乎斯命也周天子之命也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臣民宜知所更化矣

般音盤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此與時邁同一類皆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輯錄曹氏曰般取盤旋之義蘇氏曰般游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九

詩經疏義會通卷二十　　元　朱公遷　撰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皥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龔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輯錄龔慶府今兖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海州今寧海州密州今高密縣與沂州並隸山東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于是乎有頌

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以其皆稱美頌禱之詞故不謂之風而謂之頌輯錄王氏曰魯頌皆以美其君于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輯錄孔氏曰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鄭衛武公亦有頌美之詩而十二國風歌咏當時之事者甚多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

天子之頌則歌於宗廟之中以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祭祀燕飲修閟宫攘外夷皆禮樂教化之遺意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上聲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春秋之法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輯錄考素曰亦如存淫亂之詩使后世有見其非耳非謂其言之當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

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輯録蘇氏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廵狩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吴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魯之醜惡無如文姜之事夫子存于齊風槩可見矣

駉駉古熒反牡馬叶滿補反在坰古熒反之野叶上與反薄言駉者叶章與反有驈戸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黄以車彭彭叶鋪郎反思無

彊思馬斯臧

賦也駉駉腹幹肥張貌幹謂馬脇張大也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傳坰輯錄遠野驪馬白跨曰驈輯錄疏郭璞曰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也黄白曰皇純黑曰驪黄騂曰黄彭彭盛貌以之駕車則彭彭然思無彊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此言僖公牧馬之盛用序說也但前云舊說以魯頌四篇皆為僖公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宫為僖公詩無疑耳如此則僖公二字似當以魯侯二字易之故美

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立心遠者言不為一時之計而為悠久之謀也馬之蕃息非一日能然其可以計近功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故詩人以之頌美其君如此輯録呂伕叔曰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通釋曰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騋而牝者有三千之衆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駉而壯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葢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作有駓符悲反有騂有騏以車伾伾符丕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西反

賦也倉白雜毛曰騅黄白雜毛曰駓赤黄曰騂青黒

曰騏伾伾有力也（輯錄伾伾當並易攀悲反）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馬有材力則其盛壯可知）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有駱有駵（音留）有雒以車繹繹（叶弋灼反）思無斁（叶弋灼反）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音洛）繹繹不絕貌斁厭也（有厭斁則不能悠久）作奮起也（奮起猶言興起）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音遐叶洪孤反）

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　思無邪叶祥余反　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

曰騢彤赤也　豪骭閑去聲　曰驔豪在骭而白也輯錄孔氏曰骭脚脛

蓋膝下之名　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彊健也徂行也

健而能行馬之遂其性也○思無邪者心之正也心

一於正則養之必以道不枉其性而害其天矣凡思

之遠者或委曲太過而不適於理故詩人以此終之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

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輯錄朱子曰如正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淫等

詩可以使人知戒懼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可如此所以讀詩者便思無邪也蓋詩之功用如此又曰所謂得情性之正者然情性是貼思字正是貼無邪字此乃做時文相似

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借思無邪一語以明詩之用

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此可以論詩之全體

而不可以說
此句之意也

駉四章章八句 反覆頌美輯錄解順曰言駉則每章同詞見其充實之如一也

言有則每章異詞見其名色之不一也言坰亦每章同詞見其地有常所官有常職初不病民居而妨民田也於車曰彭彭言其盛也伾伾則盛而有力繹繹則盛而不絕祛祛則盛而强健皆自彭彭而推言之也於馬曰斯臧言其善也斯才則材之良而非駑斯作則氣之盛而方壯斯徂則力之健而致遠皆自斯臧而推言之也於思曰無疆言其立心之遠也無期則遠之無窮無斁則遠之不已無邪則遠而能正皆自無疆而推言之也

有駜 蒲必反 有駜駜彼乘 繩證反 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叶謨

郎反振振鷺鷺于下叶後五反鼓咽咽烏元反醉言舞于胥樂音洛兮

興也駜馬肥强貌詩意正道燕飲之事非美其人之乘黃也但借乘黃為起語而疊用駜字與在公二字相呼應耳明明辨治也辨則不雜治則不亂道燕飲而先之以夙夜明明蓋勤勞治理以其餘暇為樂耳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以振鷺為興則鷺指春鋤言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毛氏曰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故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疏云臣禮朝朝莫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于臣燕享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愚謂飲酒而曰在公則雖非燕享之正亦非逸樂之私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羽已反君子有穀詒孫子叶獎里反于胥樂兮

興也青驪曰騆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或曰祿也詒遺去聲也頌禱之詞也政事之餘得為燕飲可樂矣而能致豐年以養民有善道以詒後則又可繼此而為燕樂也集傳以為頌禱則願之之詞蓋有唐風蟋蟀好樂無荒之意增釋許氏曰馬雖起興亦以富盛者言之也在公明明者事上盡職也在公飲酒撫下以恩也載燕則又言夙夜無所事惟燕樂耳故上言樂舞容節而后惟頌禱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一章燕方盛二章燕將畢三章因燕飲而進頌禱之詞

思樂音洛泮普半反水薄采其芹其斤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叶其斤反其旂茷茷蒲害反鸞聲噦噦呼會反無小無大從公

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于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菜也輯録本草曰水斳一名水英可作菹味甘戾至也此在泮水見魯侯之来故賦陳其事而就用采芹觀旂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此飲於泮為相應之語也宮而頌禱之詞也此章言其方至之始鸞旂盛而觀者衆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

馬蹻蹻其音昭昭叶之繞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此與下章則承首章之語以為興也蹻蹻盛貌鄭氏以音為德音輔氏以為集傳遺此一句愚謂其音昭昭即色笑之聲音也二語相貫是以朱子略之色和顏色也謙已誨人在泮宮故也此章則既至之時聲音笑貌接于人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叶謨九反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魯吼反順彼長道叶徒吼反屈此羣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音卯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𨓏録本草注曰蓴菜三四月后通名絲蓴味甜體軟霜降

以后名塊尊味苦體澁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遵道而行屈服羣衆

輔氏曰羣醜雖言大衆而淮夷已包在其中矣愚謂淮夷為魯國大患故此願其有以馴服之此其發端

之語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此章方為飲酒之時而進其祝頌如此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候五反

賦也內明其德外愼其儀則可以為民法矣而表裏功夫一于敬也昭明也假與格

同烈祖周公魯公也祖以烈稱則文武之德可知其備矣魯侯信有文武之德以昭

格之則能盡夫繼述之孝而福自我致矣此正以起

下四章之意蓋周公魯公皆有征淮夷之功今欲致

其福已以服淮夷非允文允武不能也○此章言修己以敬固可以為法于下民然敬非謹慎畏縮之謂必文武兼備威德並行然後克肖祖宗而祖宗福已故人之難服者皆以已為法魯侯蓋未能然祝願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叶況壁反淑問如皐陶叶夷周反在泮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格鬬也不降而鬬則馘以其無聞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成者定軍謀也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輯錄王制

注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　故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上章之穆穆因敬慎而為起語此章之明明因明德而為起語以德服人魯侯未必有是也祝願之爾輯録李迂仲曰古者建學養才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為徒設有補於風化多矣

○濟濟子禮反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他歴反彼東南

叶尼心反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克廣德心主下文不告于訩而言爭起于褊急宏大寛廣則無所爭矣　狄猶逷也東南謂淮夷也烝烝皇

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此連下章以將士言所以終矯矯虎臣之意也

○角弓其觩音求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叶弋灼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宜脚反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叶黄郭反

賦也觩弓健貌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也博廣大也無斁言競勸也競勉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能備弓矢車徒以克淮夷則善且順矣今未也但審固其謀不迷不奪則獲之可必矣○征伐之道用武在下發謀在上智勇兼濟成功可期二章

亦皆祝願之意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

鵂鶹惡鳥也而懷我以好音淮夷惡類也而來獻其所有則化惡為善矣蓋五章言作泮宫而獲淮夷則以文德受伊祜六章七章言用征伐而獲淮夷則以武德受伊祜此章又總結之皆

祝願之意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一章始來二章既至三章飲酒而致祝頌四章祝其為法於民以申屈此羣醜之意五章以後專以馴服淮夷為祝而終屈此羣醜之意也輯錄胡庭芳曰蘇公以為泮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于克淮夷則亦以為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以為頌禱之詞蓋以為僖公存日之詩也竊謂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誦其詩者尚何過疑之有哉增釋許氏曰前二章道其所已然後五章祝其所未然

閟筆位反宮有侐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叶音隈）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叶陳回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叶筆力反）黍稷重（直龍反）穋（音六叶六直反）稙（微力反）稺菽麥（叶訖力反）奄有下國（叶于逼反）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求許反）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象呂反）

賦也閟深閟也宮廟也侐清靜也（此句與於穆清廟同意）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猶言精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僖公耳（輯録孔疏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于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

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稙後種曰穉輯録疏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奄有下國封於邰也種植百穀以功胙土是天降百穀為后稷之福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教民稼穡則無此疆爾界而厥功繼禹矣不然水土雖平何以為民用哉下國指邰言下土則以天下言稷止封于邰而教民稼穡則徧乎天下也身親稼穡而獲封有邰之地教民稼穡而能繼大禹之功此章專言后稷

○后稷之孫實維大音泰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叶上與反無貳無虞上

帝臨女音汝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叶居古反王曰叔父扶雨反建爾元子叶子古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扶雨反

賦也翦斷音短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于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此言大王增釋許氏曰漸謂其國自是而漸之意由其民歸之然也居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此言武王而文王在其中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敦商之旅猶言敵紂之師也此言武王諸臣而周公

在其中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宇居也此述成王錫封告命之詞○此章言大王文武繼世而成業伯禽以父而受封魯之所以有國者如此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叶獎里反龍旂承祀叶養里反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懈叶訖力反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虛宜虛何二反是饗是宜牛奇牛何二反降福既多章移當何二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于天子而附于大國也若顓臾之類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輯録閔公名啓方史記云名開在位二年僖公在位三十三年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天子以冬至祭天魯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故用夏之正月冬至陽之始正月歲之始也牲用騂

壯皇祖謂羣公（尊稱后稷曰皇祖總稱諸公亦曰皇祖皇祖通稱也亦與后稷降之福周公皇祖又降之福降福可謂多矣）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此章言魯公受封子孫得以主祭而僖公又善於致祭如此則格神受福乃其必然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叶戶郎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反）毛炰（薄交反）胾（側吏反）羹（叶盧當反）籩豆大房（此下當脫一句如鐘鼓喤喤之類）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祛羊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

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預敬其事曰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名不正則言不順此魯之所以不免于僭也輯錄疏說文曰剛特也何伯善曰用白者比于先代也用騂者不敢自異于時王之制也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輯錄

謝氏曰犧尊盛酒則將將而盛美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似廉反去上聲其毛而炰之也爓以火爓之也或云湯中瀹肉之名胾切肉也羹大羹鉶音刑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湆音泣煮肉汁不和去聲盛平聲之以登貴其質也輯錄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注不和無鹽菜又見特牲饋食禮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音敷如堂房也房俎大可載半體萬舞名震騰驚動也輯錄曹氏曰不虧如日常盈不崩如山常固不震如地常靜不騰如水常平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顧

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鄭氏說優自俾爾熾昌以下皆𤼵孝孫有慶一句熾而昌盛大也壽而臧悠久也以盛大悠久之福而保有其邦家又得耆舊之臣長為之輔則盛大悠久而愈無窮矣此章承上章專以致祭受福言

○公車千乘繩證反叶神陵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弓叶姑弘反公徒三萬貝冑朱綅息廉反叶息稜反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叶方未反黄髪台背叶蒲眯反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叶特計反俾爾耆而艾吾蓋反叶五計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暇憩反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八百家出車乘一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音箕也縱橫當得三百一十六里半朱英所以飾矛朱英以朱羽為之懸于矛之上勾也綠縢所以約弓也以繩纏之使弓體正也二矛夷矛酋矛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酋矛長二丈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㦸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

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公車千乘國賦之常數公徒三萬則出軍之定數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三軍總甲士一千一百二十五人將重車者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共一萬五百人餘二萬七千人為步卒貝冑貝飾冑也朱綅所以綴也綅綫也以朱綫綴貝而飾冑也增增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荆楚之别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車徒衆盛器械精好故師有功此美其已然之事也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

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王氏說優蓋以三壽作朋例之可見昌而熾則盛且大矣壽而富則久而又盛矣如是而又得黄髮台背之臣以為之用則又將盛大悠久而愈無窮也此章美其功而祝以福如此

○泰山巖巖叶魚杴反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叶卜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此二句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同意輯錄孔疏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為望也龜蒙二山名輯錄羅氏曰郿

國志泰山郡博縣有龜山蒙陰縣有蒙山在西南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此與下章又反覆其詞專以擴充土宇為視乃受福之最大者以發上章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二句之意蓋必能使國勢尊嚴足以攝人心收衆望而內外遠近無不服之然後乃為魯侯之功也可願哉輯錄曹氏曰淮夷來同則淮南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循而順從也

○保有鳧繹叶弋灼反遂荒徐宅叶達各反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叶莫博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輯錄李迂仲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羅氏曰地理攷異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宅居也謂徐國

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音燭）可以服從之國也（能守土宇廣封疆而盡東南諸國又皆歸于魯莫不心悅誠服之此尤詩人之所願也）

○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委反）宜大夫庶士（鉏里反）邦國是有（叶羽已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音潮）宿之邑也（朝會止宿之邑在天子之郊孔氏曰常魯南鄙許魯西鄙杜預曰許田近鄭故鄭易之未知是否）

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輯錄成風莊公之妾叔姜莊公夫人哀姜之娣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既願其享壽考以復侵疆矣又願其燕安喜樂之餘有以宜其室家臣庶而保其國而且福益多壽益固也此章蓋以前數章之意約言之故先以純嘏二字總言其福云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叶逋莫反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

尺叶尺約反松桷音角有舃叶七約反路寢孔碩叶常約反新廟奕奕叶弋灼反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上同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輯錄羅氏曰地理攷異徂來亦曰尤來在兖州乾封縣新甫山在汶陽縣八尺曰尋舃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修之廟此或謂姜嫄廟或謂閔公廟又或以為僖公廟但曰姜嫄廟則不當及大王以下曰閔公廟則不當及周公皇祖以上曰僖公廟則詩正為公祝頌之僖固未甍也朱子初説以為魯之羣廟似矣而周公皇祖以上又有帝與稷則又可疑故但以為僖公所修之廟也然因祭羣公而推本所自來則謂之羣廟然矣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音燭功課章程也

教者指令也蔇者監視也屬功則付以事課章程則考其工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輔氏曰此章本其所以作頌者言之而取法于殷武之末章故其文勢相似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脫一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一章專言后稷以見魯人所自出二章言先王創業周公輔之以見魯國所由始三章言僖公繼魯公之序能修郊廟之祭以致福四章美其祭祀而祝其受福五章美其武功而祝其受福六章七章以土宇充斥為僖公最大之福八章以諸福畢至為僖公全備之福九章乃言作廟則述今日所以頌之之由也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葢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出師奏凱必於學故泮水專以馘服淮夷言致祭受福必於宗廟故閟宫總以享受福禄言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輯録王氏曰周頌之詞約約所以為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

下其後三宗迭興書無逸舉中宗大戊高宗武丁及祖甲為三宗史以大甲為大宗與大戊武丁合為三宗漢孔氏謂祖甲即大甲蔡氏非之未知孰是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濵西及豫州盟音孟豬之野輯録爾雅作孟諸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

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 輯錄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初父初父生防叔防叔遷魯為防大夫故名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周用六代之樂故有商頌

商都亳宋都商邱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輯錄應天府今改歸德州隷河南亳州今亳縣屬直隷鳳陽府潁州曹氏曰契封商今上雒商是也至湯凡八遷徙居亳從先王居帝嚳嘗都也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又五遷後居河南亳殷即湯故都故後世或稱商或稱殷或兼稱殷商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賦也猗歎辭那多置陳也輯錄歐陽氏曰陳鞉與鼓書曰下管鞉鼓蓋虞夏以來舊物常用之簡簡和大也衎若旦反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音狄蕩其聲臭未成未用灌也味未成未用牲也滌蕩者動而發散之義樂所以動其和而散之于外也樂三闋若穴反然後出迎牲輯錄見郊特牲陳氏曰牲未殺則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滌蕩宣播之意殷人先求諸陽凡聲陽也即此是也此一節專以鼓言蓋鼓者衆音之主故先言之又禮記註云鞉所以節樂樂由鞉而成獨稱鞉鼓或以此也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始而置之既乃奏之言之序也

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叶於巾反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叶思倫反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祭義篇曰齊音齋下同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反思其所嗜上聲居處即其地而言笑語即其人而言皆在外也志意樂嗜則在内矣思愈深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為去聲齊者所為齊者指所祭之先祖言如齊以禮成湯則我為成湯而齊湯則其所為齊

者也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入室致祭彷見其在神位周旋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入薦饌疑其動作有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薦畢闔户真若聞其發之於聲也蓋齋之思以漸而深祭之見聞亦以漸而著也祭義之文止此輯録何氏曰馬氏云僾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愾然言其氣也輔氏云既曰必有又曰僾然肅然愾然蓋誠之不可揜也此之謂思成上以鄭氏說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齋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頗有脱誤今正之鄭注本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淵淵深遠也嘒嘒

清亮也鼓為眾音之主管則樂之小者舉此二者則餘樂在其中矣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赫有光輝貌升歌下管其音難諧而八音之中磬尤難諧今者作樂降神而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磬聲相諧如此赫赫然湯孫爾之樂可謂甚美矣極其稱贊之也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鏞通輯錄大鐘曰鏞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羣小祀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望祀山川五獻

祭先公七獻大享先王九獻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祭將畢時樂盛作如楚茨言鐘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一徵也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先代之後來作裸將宜多感慨而難悅今其悅懌如此則樂之感人可知蝐録解順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復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于鏞鼓之斁斁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以行訓作不可忘也祭將畢而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

思古人之敬盖恐禮行既久而或有怠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于此可見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不敢專明其有自來也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自古又推在昔在昔又推先民如湯之敬禹之祇舜之恭堯之欽愈推之而其傳愈遠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神不歆非類故曰此湯孫之所將也則祖孫之間精神相感其享之也必然矣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外傳魯語）正考甫校商之名頌以那為首（名頌頌之美者）其輯之亂曰云云（自古在昔以下四句輯成也亂樂之卒章也篇章既成撮其大旨以為亂）即此詩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候五反）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

於爾今王之所而修其祭祀如下所云也輔氏曰凡子孫得以奉祭祀于先祖者皆先祖之福有以錫被于子孫也愚謂此一節與雝詩篇末同意

既載清酤叶候五反賚我思成叶音常亦有和羹叶音郎既戒既平叶音旁鬷中庸作奏今從之假音格無言叶音昂時靡有爭叶音章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酤酒輯録酤有叶字誤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輯録曹氏曰鉶羹也戒夙戒也夙戒猶云素定蓋言豫敬其事而備之有道也平猶和也言味均調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音訂

輯錄見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等篇注定猶熟也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未用之先已戒之方用之時又平之醆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醆耳奏假與上篇意同則奏樂以格神也或謂烈祖不言樂則所奏者何物耶

○增釋吴師道曰中庸奏假無言章句奏進也進而感格于神明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烈祖醆假傳依中庸作奏謂與上篇同義按上篇那湯孫奏假傳言奏樂以格于烈祖則奏字義不同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肅敬則靜是無言齊一則定是無爭統而言之皆敬也

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載在尊也酒在尊而神明降則已來

假於未濩之前矣及進和羮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黄耇之福也行禮而盡其敬則神之降福又然也此一節見物足以格神而敬足以致福盡物盡志如此是以始終之效驗不一而足也

約軧祈支反錯衡叶戶郎反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音格以享叶虛良反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叶虛良反降福無疆

約軧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鶬見載見篇輯錄通釋曰采芑作八鸞瑲瑲烝民韓奕作八鸞鏘鏘此詩作鶬鶬載見曰鞗革有鶬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言助祭之

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降神曰假獻神曰享即上文載清酤進和羹之事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諸侯之來助祭如此矧我受天貺可以供祀事故爾來與我格享之際即能致其格享無留難此福可謂甚大矣蓋既歸功於助祭諸侯又推今日之福而以為豐年所賜也○此詩三無疆申錫無疆則前日之福及於今黃耇無疆則今日之福及於後皆言其久也降福無疆則因感格祖宗之易而見今日之福甚大耳福之大者亦可謂之無疆矣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音嵩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

芒大貌言封商而為大國也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追述之故稱古言天又言帝天即帝也互文耳正治平聲也域封境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此一節言契與成湯先後受命王業以漸而成以明商家興起之故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已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里反在武丁孫子叶獎里反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命者天子之命也九有九

州也此二句是覆說正域彼四方一句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此一節言諸侯無不受命而天下無不歸商如此此可見祖宗受命甚固矣是以子孫永永受福而無窮也所謂先后者葢兼契與成湯言之而受命不殆又以申上文天命帝命之意耳此上二節說先王以下三節皆說今嗣王以發在

武丁孫子一句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龍旂十乘繩證反大糦尺志反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

龍之旂也大糦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天下之事無難舉者）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此一節言嗣王克肖先王而有以致助祭之臣咸德遠加祀事明備如此福之在武丁孫子可見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洧反）

止居肇開也（開即開闢之義前言正域若因其固有而治之以見成湯非以力取也此言肇域則非惟嗣守故疆而又擴充之以見後王之武靡不勝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此一節言王畿

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福之在武丁孫子可見也

四海來假音格下同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何反

百祿是何音荷叶如字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來格祁祁則大糦是承之諸侯在其中矣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平聲也春秋傳作荷先后今王受命咸宜故宜何此百祿也以終受命不殆之意此一

節言人心歸極者衆良由山河鞏固而致然然山河之所以不改其舊者以天命之不替於今耳居中制外其所以然者如此福之在武丁孫子可見也此與上一節相應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此詩首尾皆以天命爲重意謂先王因天命而得天下故有以詒子孫之福後王因天命而不失乎地利故天下諸侯皆畏威而助祭者即先王所詒之福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絕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 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員既長有娀息容反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濬音峻深哲知去聲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幅隕即疆境之義有娀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契生於古之盛世而後來賢聖繼之可謂世有明德之君矣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境同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輔氏曰此自洪水芒芒以下皆申長發其祥一句愚謂玄鳥生商言契之

生者天所命也帝立子生商言契之造商者亦天所命也商之受命已在唐虞之際則天意之栽培也久矣○此章推其本始而言也

○玄王桓撥（叶必烈反）受小國是達（叶他悅反）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叶方月反）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言追尊而不言追王蓋追王之禮始于周且湯之祖父主壬主癸未嘗稱曰王不應舍壬癸而獨王契此特於祭祀之際以美號稱之耳下章稱湯為武王是其例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

宜也有武勇能治之德則得國不拘小大政治皆行無留難者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又能循禮而行身無不正故民應之言玄王德盛而身修故得人心如此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烈烈光大也鄭氏曰相土當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威武甚矣愚謂相土之擴充如此可謂有德之宗矣然比於契則立功自有難易故頌美之詞詳畧不同也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此章言商之王業興起於玄王奮發於相土其勢有不可遏者矣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音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音支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先祖指契與相土言之明德即以濬哲言之也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謂之聖敬則非若常人之敬而已日新又新上與天合惟帝是敬其心不他悠久而又專

一如此皆不敢以天命自恃而然是即所謂聖人之敬也故帝命之以為法於九州也既當此時而得天人會合之機又有此敬以致天人交與之妙二者皆非一日之積宜受天命而立人極也此見成湯起為天子之故

○受小球音求大球為下國綴張衛反旒音流何音賀天之休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輯録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注美玉也春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注

大圭朴素無文鎮圭琢四鎮之山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音燭如旗之縿音衫為旒所綴著長入聲也旗之正幅為縿旒則屬之此言綴旒猶卷阿所謂四方為綱易所謂拘係之又從維之皆以喻其固結而不散也何荷競强絿緩也優優寛裕之意遒聚也天休即以綴旒言百祿即以天休言輔氏曰湯為諸侯所附屬如此皆上天休美之命使然也而所以然者由其有中正之德行寛裕之政故能聚此百祿耳愚謂此與下章皆言成湯受福之故此章言其以中和之德而受福下章言其以武勇之德而受福也

○受小共音恭叶居勇反大共為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叶莫孔反何天

之龍叶丑勇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德總反不戁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祿是總子孔反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上聲下同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厖厚也輯錄嚴氏曰受小國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輔氏曰此當從駿駹之義以喻其能乘載諸侯也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戁恐竦懼也此與上章文勢同皆因其效驗而探其故湯之能勝大任

如此固天之所寵而致然然用武之際少動其心則餒矣惟理義之勇不可遏是以武功成而總百祿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漢書作遏阿葛反叶阿竭反)苞有三蘖(五葛反叶五竭反)莫遂莫達(叶他悦反)九有有截韋顧既伐(叶房越反)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玄鳥稱武湯此又稱武王蓋湯其本號武湯武王則尊稱而別號之也又稱烈祖亦是此意)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

彭姓顧昆吾已姓○言湯既受命此承上三章帝命及天休天寵言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王者之師除殘戢暴如此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用師之序必先翦其羽翼而後除其本根也輔氏曰四章言政事五章六章言武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獎里反降于卿士鉏里反實維阿衡叶户郎反實左音佐右音又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

矣此字指成湯時言之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允信也猶後世言真主也降言天賜之也即賚弼之義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輯錄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為之輔佐也阿衡伊尹官號也言實維阿衡又言實左右商王其歸重於伊尹之功如此輯錄阿衡言所依倚而取平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首章專言契二章兼言契與相土三章四章五章言成湯興起之故六章言其征伐次第七章言其得輔佐之功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逺故其詩歴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去聲）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見盤庚）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言相土及湯則非禘）此宜為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大祫則合羣昭羣穆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之此及相土則為大祫之詩矣）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荆楚罙而規反入其阻裒蒲侯反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象呂反

賦也撻疾貌輯錄曹氏曰言其兵威神速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冒犯也謂犯險而入裒聚也叛則散以亂裒而聚之所以致其衆而平之也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以功訓緒緒者功之垂於後者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愚聞之先君子梧岡翁曰高宗伐鬼方朱子以為荆楚蓋荆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爾驗諸屈原九歌可見也

○維女（音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都帝反）羌莫敢不來享（叶虛良反）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音現）曰王（三十年曰世荒服之君世見輯録見秋官大行人孔氏曰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也）○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

也況汝荊楚曷敢不至哉輔氏曰此言荊楚既來之後慰安而戒敕之如此愚謂此舉遠者以戒近者之當然也

○天命多辟音壁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稼穡匪解音懈叶訖力反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荊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天命降監（下與濫叶）下民有嚴（叶五剛反）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叶越逼反）封建厥福（叶筆力反）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天之視聽在民則聰明明畏皆自我民矣非可畏乎）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畏天在於畏民公賞罰勤政事畏民以盡畏天之實）

如此則得天而得民矣不僭濫執中也不怠遑持敬也命于下國即所以大建其福也上天之福猶有大

於祚以國者乎○此章乃高宗所以中興之故凡荊楚之來庭諸侯之畏服功業之顯著福祚之久長皆不僭濫怠遑以致之耳苟不務此而唯威力之是尚則民嚚即天顯見其可畏而已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叶桑經反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勑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整勑明盛皆以中興氣象言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殷道中衰國勢頹靡四方慢易而弗庭者久矣及高宗振厲而都邑尊嚴

復為民極聲威大著無遠弗加而又歷年多施澤於民久人心天命鞏固俾子孫世世治安此中興之功所以不可及也○商周中興之功見于詩者高宗宣王是也宣王之政衰于暮年徵諸史可見祈父黃鳥諸詩之怨刺宜或有之故一傳至幽王大壞周轍遂東高宗則用傅說而聞聖人之學始終一德嘉靖殷邦再世且有祖甲保惠庶民不侮鰥寡殷之再造如此二王之功業詎不遠哉

○陟彼景山叶所旃反松栢丸丸叶胡員反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五連反旅楹有閑叶胡田反寢成孔安叶於連反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斷髡之也遷徙之使來也

方正也虔亦截也正之以繩墨然後削之以斧斤椻又齊之以刀鋸此言之序也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盖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此廟在周為世室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輯録高宗七世親盡而立廟此詩其作於帝乙之世乎然此章與閟宫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此章言作廟閟宫言修廟文意略有同者輔氏曰當是閟宫取法于此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一章稱伐楚之功二章述戒楚之詞三章言諸侯來服四章本中興之故五章極言中興

之盛且長六章則言今日作廟以祭如此

增釋許氏曰高宗中興之功必惟伐荆楚為大故作頌者惟言此以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蓋蠻夷猾夏聖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也一章伐楚而楚人服二章楚既服而可繼成湯三章諸侯皆從四章為治有道而天降之福五章中興之盛卒章廟成而祭也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三十四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二十